



太平轮部分幸存者合影(资料图片)

**“爸,如果太平轮没有沉的话,我有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轮船上,看着海吃早餐了,对不对?”**

## 我家的“铁达尼号”

1 小时候家里有几样东西,是从轮船上拿下来的。

其中有一对绷皮木骨的扶手椅,皮垫边缘钉满了黄铜圆钉,坐起来很舒服。

“那是蒋总统坐我们的轮船时,最喜欢坐的椅子。”爸爸告诉我。

还有一架重得要命的望远镜,可以望很远。我有时候站在我们家的窗边,用这架望远镜望向三条马路以外的行人,看他们过街时的表情。可惜不能看太久,因为以前轮船上用的望远镜很重,拿一阵子就手酸了。

皮椅和望远镜,从“我们的轮船”上拿下来的东西。

“我们的轮船”?

所谓“我们的轮船”,其实是指几十年前,爸爸在上海开的一家轮船公司所拥有的船。

这家公司的所有轮船当中,最有名的一艘,叫做“太平轮”。

“太平轮”,中国的“铁达尼

号”。

一九四九年,内战的揭晓之年。那年除夕前,一群急着要离开上海的有钱人,终于了解到状况的紧迫,连过年都顾不得了,抢着要挤上早已客满的太平轮。

这些人,有的用金条换舱位,硬是从原来的乘客手上,把位子买过来。有的靠关系,向爸爸或船公司其他合伙人要到最后几个位子。

理所当然,这群太平轮的“最后一批乘客”里面,有当时上海最有钱有势的一些人,也有爸爸最要好的朋友。

在战乱的时代里,命运之神似乎背负着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戾气——

太平轮开到半路,出事沉没。全船只有36人获救生还。

海上漂流散落的珠宝首饰、佛像牌位,让许多附近的渔民大吃一惊,悲喜交集。

2 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太平轮沉没的原因。

只提过当时他们公司所拥有的每一艘轮船,一律都向英国著名的保险公司投保,唯独太平轮例外。因为当时爸爸一位相识在上海开了保险公司,为了捧捧人场,就把手上这艘刚开始在上海和台湾之间航行的太平轮,给这家上海人自营的保险公司承保。太平轮一出事,这家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

所有赔偿,由轮船公司自己负担。

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人数之多,牵连之广,无论怎么样的赔偿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

官司始终无法解决,公司旗下太平轮以外的另外两艘轮船,被铁链锁在高雄港,直到全部锈烂,成为废铁。所谓“我们的轮船”,从此全部跟“我们”无关了。

除了一对皮椅,一架望远镜。

3 太平轮是怎么沉的?我从来没有向爸爸问过。

一方面我知道这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回忆,没事拿来问自己的爸爸,未免太差劲。

另一方面,这件事对我来说,实在太遥远了——所谓“我们的轮船”,我一艘也没见过。

唯一一次,爸爸跟我说起太平轮的事,是在我念初中的时候,读到报纸上在讲“船王董浩云”的消息。爸爸就提到太平轮航行一段时间后,董浩云的船公司才渐渐拥有他们自己的轮船。

于是我放下报纸,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爸,如果太平轮没有沉的话,我有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轮船上,看着海吃早餐了,对不对?”

“对呀。”爸爸笑嘻嘻地回答我,没有说别的话。

一直到我问这个蠢问题的十年后,那时我已经在洛杉矶加大的电影制作研究所念了一学年,忽然收到小说家白先勇先生的来信,问我有没有兴趣开车到加州的圣塔芭芭拉去,到他家帮他修改一个电影剧本。

那部电影的故事,是用白先勇的名作《滴仙记》,导演是当时在中国举足轻重的谢晋。正在学拍电影的我,当然兴高采烈地答应。

《滴仙记》的女主角,是世家女。故事里她的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一切本来照人世的轨道进行,直到战乱来临,驻美大使夫妇两人,“死于太平轮船难”。

我到了白先勇先生家后,白先勇把手边的相关资料厚厚一叠拿给我参考,其中有一份影印的剪报,是太平轮出事时,上海各大报的报道。

我拿着这份剪报,报道里说:

“农历除夕前一天夜里,中联公司的太平轮,于台湾海峡与无锡面粉大王荣氏家族荣鸿元所拥有之‘广元’货轮相撞,太平轮与广元

轮均沉没。太平轮上乘客,有三十六名被美国军舰救起,其余均罹难……”

其他剪报,也有约略提到那艘广元货轮,似乎有蛇行现象,在与太平轮相撞之前,即已几乎与另一艘外商轮船相撞……

不过当时各报大概没有兴趣作进一步的调查。在整版整版的战乱伤灾里,太平轮的沉没,也只是又一种摧折生命的方法罢了。

白先勇先生很好奇我为什么对这篇跟故事情节不太相关的剪报这么在意?

“因为,太平轮是我爸爸的公司。”我回答。

白先勇目瞪口呆三秒钟,然后喜而笑曰:“怪不得这个剧本会找上了你!”

4 《滴仙记》后来拍成了电影,片名改成《最后的贵族》。

“贵族”是怎么变成“最后”一批的?很多人都出了力,而白先勇则顺着命运之神的手势,让太平轮参与了行刑的队伍。

白先勇,作为“广西王”白崇禧的儿子,当然是典型的、“最后的贵族”。

而我呢,是绝对没赶上最后一批的,我是“最后”又过了很久以后,才出现的。

就算我愿意,也早就没我的事了。

钉皮的椅子,我坐一坐;重得要命的望远镜,我望两眼,如此而已。

一个时代,大火烧天地烧去了。我身边的,是烧剩下的,东一处,西一处的,明明灭灭的余烬。

我的童年,常常笼罩在这余烬隐隐约约的红光里。

有时候,我伸出手去借一点这余烬的温暖。有时候,我用眼睛见证这余烬覆盖的繁华。

蔡康永

## 棋王谢侠逊不忘周总理救命之恩

1950年10月中旬,棋王谢侠逊在自己一幅肖像照上亲笔题词:“慕川吾婿留念,时有北京之游。1950.10.18,丽水。”如此认真,题上时间、地点和内容,预示其中可能有段重要却不宜公开的隐情。

多年来,我一直追踪整理棋王的生平,为了消除疑惑,经多方查证,我挖掘出一段棋王与周恩来总理的珍贵往事,现将它公之于众。



谢侠逊(左二下棋者)参加国际象棋大赛(资料图片)

### 对弈周公,共纾国难

1888年,谢侠逊出生于浙江平阳县腾蛟镇,幼年时就显现出卓越的棋艺才能,10岁打遍乡里无敌手。1916年,他为了生计所迫离开平阳来到上海,几经受挫后结识了挚友也是后来的亲家——时任《时事新报》总经理的黄溯初,并担任该报象棋专栏的编辑。谢侠逊结识诸多棋友,搜罗古谱及当代高手的残局、名家对局,整理编写了一部200多万字的《象棋谱大全》。因棋艺超拔,得“棋坛总司令”称号。

谢侠逊热爱下棋,也不忘爱国,以棋为戈,心系家国。他曾与棋友共同发表《国耻纪念象棋棋谱》,

遭日本人仇视,1932年棋王全家被日军围困于虹口四川北路大成书店家中,幼子秉福受惊夭折。他两下南洋,通过对弈拉近了华侨与祖国的关系,为抗日募捐了5000余万元现款及诸多金银珠宝,动员3300名华工技师回国参加抗战。谢侠逊与国共双方的政要名人皆有交往。孔祥熙、张治中、李宗仁等都以书法相赠,对他多加赞誉。但对棋王来说,人生中最难忘的,还是与周恩来总理长达数十年的情谊。

1939年仲夏,棋王在重庆,经时任重庆东方文化协会会长郭春涛从中介绍,与周总理下了两盘象棋。谢侠逊惊讶地发现,周总理有如此精湛的棋艺,两人棋逢对手,十分投

契。他们将刊于重庆《大公报》副刊的一局定名为《共纾国难》,寓意国共两党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谢侠逊也被周恩来赞为“爱国棋王”。

建国后五十年代,在上海虹口足球场,棋王曾再度受到周总理接见。1976年,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谢侠逊悲痛万分,彻夜难眠,随后多年数度以诗文深情悼念周总理。诗云:“一声震动海天东,世界伟人失此公。沪市观球同赏目,渝州对弈仰雍容。辅成社会千秋业,力整河山百代功。造福人民惊忽逝,全球哀悼起悲风。”到了总理逝世十周年,棋王又有祭诗:“逝世到今忽十年,不堪涕泪满中天。当年对我关心甚,图报无从倍歉然。”

### 土改入狱,命悬一线

1948年冬,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谢侠逊从上海回到离开十多年的老家浙江平阳。当时,整个时局不明,共产党方面没有联系,国民党方面不可能联系,过去的棋友、民主人士又联系不上。谢侠逊想,尽管有诸多不解的疑虑,但弈棋无关政局,自己更是一生离不开象棋,还是回家摆摆棋局吧。在平阳县城西西门水塔村老宅,谢侠逊在前间(中堂)摆起六桌棋盘,请亲戚、街坊棋手来此会棋,还说能赢他的,他要请吃饭,赠象棋。

平静的日子没多久,1949年下半年,平阳县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并逐步深入到划阶级成分,斗地主恶霸,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0年初,这场运动波及棋王及

其家庭。

当年平阳县直属镇组织委员、城西工作队队长程卓然说,土改工作队对棋王看法分两派。本地干部认为:谢侠逊没有问题,为国家贡献大,不要动他;而南下干部认为:不把谢侠逊抓起来不足以发动群众,只有把他抓起来才显出土改成果。谢侠逊当时确有四十多亩田,其中二十亩是平阳腾蛟鹤溪宗族田(收的租息交给宗族),有部分田出租收租收息,养活家里十几口人。棋王及长子秉毅长期住在上海、重庆等地,田地由妻子郭锦钗、长女谢秉杭管理出租,所以第三次划谢侠逊为地主成分后,妻子郭锦钗、长女谢秉杭也划了地主成分。

原县公安局的李良珠,是平阳土改、镇反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他谈到土改工作队的干部认为谢侠逊长期在外,与国民党将领有所接触,历史问题复杂,斗倒谢侠逊显示土改成果。1950年中,李良珠受县公安局所派,与程卓然等到棋王老宅,封了棋王的屋,进行抄家。抄出的都是象棋、棋书。老屋有一半被没收,也在“土改”中分掉了。

谢侠逊被抓捕起来后,关押在县政府大牢,妻子郭锦钗被关押在女牢。他所在的第三牢房关有三十多人,有若干国民党成员,从平阳金乡镇、钱库镇押送过来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等。与他关在一处的还有原平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县参议员吴勃。

据《平阳县志》载:1944年,吴勃为国民党县参议会副会长,1946年选为议长。他为共产党浙南游击

队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利用关系保护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秘密转移,设法保护当地革命群众安全;让儿子吴良甫在水头开设南货店,为地下党购买物资、食品,转送情报;1949年5月,国民党平阳县县长罗杰派他为代表到共产党山门驻地谈判和平解放平阳之事。1950年初,吴勃参加温州市首届政治协商会议后,被押回平阳与谢侠逊关在一处。由于当时错误的判决,形成错案,吴勃后来被判误杀。由同室狱友吴勃的不幸遭遇,可见谢侠逊当时处境之危。

谢侠逊一生不忘弈棋,就是关人牢中,也置生死于度外,要与牢友下棋。

尽管在狱中泰然自处,谢侠逊也知道情形危急。一天家人去探牢时,他偷偷告诉家人,只有周总理才能救自己。谢侠逊的儿子立马写信给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向他们求救。1950年下半年,平阳县公安局一科科长去温州参加工作会议。会前,温州公安局的领导十分着急,说:真伤脑筋,周恩来总理三次下令寻找棋王谢侠逊,整个华东地区找遍了也找不到这个人!一科科长立刻回答,有这个人啊。就这样,谢侠逊被解救了出来。

1950年10月,谢侠逊离开平阳,坐船到丽水女儿家。在丽水,棋王拍了一张照片,亲笔题上时间、地点,以隐晦的方式纪念自己人生中惊心动魄的土改之劫,并默默怀念救自己出牢的恩人周恩来总理。

姜光树《世纪》